

經部

孟子通卷九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歴山時也仁覆敷又反閔下謂之旻天號

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通曰此一怨字又與小弁之怨不同小弁猶見其親之過此則不見其親之有不是而惟怨已之不得其親爾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

音扶愬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文集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閒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饒氏曰觀者衆人之所共見二女事之看他如何處置二女和則是處置得是九男亦富貴家子弟也自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百官只是百司今書司客將之類○通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得舜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

自釋其為怨慕迫切之甚可知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

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

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饒氏曰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處○通曰樂與憂屬情情發於性況人悅之好色富貴皆非吾性分所固有惟順於父母則吾性分内事非盡性則樂乎彼必不知憂乎此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讐怨也舜父頑母嚚音銀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去聲下同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輔氏曰謂以君命治之不容瞽叟之不聽也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或有牽制而不容聽者則官司以法定使之如此耳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掩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音汗而下去

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宫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

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饒氏曰完廩揜階之事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當時孟子但是不辯下章咸

丘蒙之問孟子責之蓋下章是説舜身上事舜為天子不受堯與瞽叟之朝此決然之理此章説象與瞽叟之事其事容或有之是以不辨然堯不告舜必告之無緣得在這裏納婦瞽叟在那裏不知舜之心決不自安若堯妻之二室猶可又自降之為汭又況當時四岳所舉如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是瞽叟已底豫了今帝以二女妻之又自有百官牛羊倉廩之奉瞽叟見子如此富貴烏得不喜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不順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真氏曰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無一毫芥蔕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閒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盡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孟子但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

産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産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産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音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

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通曰前引程子之言就人情天理上說此則就人倫天理上說何也前謂天理不出乎人情之外舜於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即是天理不能已處此謂天理即在乎人倫之中但象於人倫自變而舜之天理未常變也人者有偽天者無偽人者有變天者無變舜之於象人情天理之至即所以為人倫天理之至者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

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音否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為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燉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縣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漢書顏師古註云有庳在零陵今鼻亭是也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

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饒氏曰不藏怒不宿怨是泛説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宿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

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吴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語錄封之有庳

富貴之也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窮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通曰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舜之待象當如此待之未常自以為仁而人自見其仁之至處象當如此處之未常自以為義而人自見其義之盡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

放勲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𢇛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皮寳反顣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

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蒲交反土革木樂器之音也饒氏曰百姓是畿內之百姓如平章百姓皆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斬衰期年之服諸侯薨國內百姓為之斬衰皆期年也周制百姓期年今也三年是百姓為之至於四海雖無服亦遏密八音不作樂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

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語錄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

候詩人之志來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詩傳曰所謂迎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輔氏曰以文害辭是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也以辭害意是泥一句之辭而害詩人設辭之意也以我之意迎取詩人之志然後可以得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

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

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通曰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此是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荅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輔氏

曰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人一理而天實以民為視聽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此固天也至於朝覲訟獄謳歌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乎人人與天一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趙氏曰冀州為帝都在帝都之西者謂之西河在帝都之南者謂之

南河其實一河也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饒氏曰當時人知堯以天下與舜孟子卻發明堯不能以天下與舜是天與之及至天命又卻是人歸之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輔氏曰天無形則無耳目安能有所視聽而天人之理間不容髮其視聽皆因民之視聽此又以人薦天也○通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天與之是堯與之天亦自不能與之以堯之天下人與之是天與之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

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豪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輔氏曰理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非人力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

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歴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𠙚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絶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

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

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通曰天下無一事一物非天況天下

大物也以天下相傳大事也傳賢傳子謂之非天可乎嗚呼使人人皆知有天夏無有窮后羿周無武庚

管蔡漢前無新室後無當塗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以證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去聲下如字）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

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饒氏曰亘古窮今只是這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之則得其宜以理言之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今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之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既就用上看又須就體上看方得漢儒反經合道之說便離了箇體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户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語録知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其事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是覺其理○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輔氏曰程子云譬之人睡他人未覺而我先覺

以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已覺也元無欠少亦未常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在新民到此地位則自然住不得政使不得時與位亦須着如孔孟着書立言覺萬世始得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内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

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
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
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與遯同也近謂

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通曰瞽瞍之於舜非實不得而子之也盛德在舜瞽瞍之惡自不能及其子爾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伊尹湯之聘自不能不及夫尹爾故凡若此者不當以辭害意當索其意於

辭之外可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宫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宫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與閹同音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淹又音掩

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讐如字又音犨

顏讐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

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理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孟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

孔子不悦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去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饒氏曰司馬司城皆是宋之官他國則無宋是王者後故故天子之禮有司馬司城今孔子主司城貞子而時為陳侯周臣是司城貞子又在陳矣

或者當時宋有故司城出奔故孔子主之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音潮之臣遠臣遠方来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産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宫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

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

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
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
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
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
無足恠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
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禄不入
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
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

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饒氏曰百里奚知虞之將亡而去之固是智然百里奚知虞之不可與有為何為事之蓋時舉於秦當其時有可去之機有可就之機虞或是父母之邦況虞公不能從宮之奇諫在前百里奚之去亦是有辭○蔡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以枉尺直尋詭遇獲禽為能甚者敢自誣於聖賢欲借以行其私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百里奚自鬻於秦其見愈卑其論愈下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

孟子通卷九

孟子通卷十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

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横去聲朝音潮

横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力反

接猶承也淅漬疾至反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晃脫與同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燔與同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

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已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

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語録易中說中正伊川謂正重於中中不必正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柬惠諸子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通曰一部周易只是一時字聖之清如蠱上九不事王侯之類是已聖之和如兊九二和兊之類是也聖之任如大有九二大車以載之類是已聖之時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文集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徹之號葢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

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渠勿反然也語録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詘然而止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伯各反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苦穴反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

故兒與倪同研兮反寛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語録始終條理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多此之謂始終條理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

子之行(去聲)各極於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魯齋王氏曰聖是行得到之號智是見得徹之名三子非終條理之未至以其始條理之差也○通曰此一章之旨集註偏全二字盡之譬之樂則一音自為始終者偏而八音相為始終者全譬之射則力而不巧者偏力而又巧者全蓋子始則皆謂之聖各以其所行言末則先智而後聖統以其知與行言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

○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宫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禄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郳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内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三千畝其入可食二千九百七十人卿田三千三百畝可食二百九十七人大夫田八百畝可

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音席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禄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

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

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趙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與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禄浸厚茍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禄浸薄茍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

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禄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説與周禮王制不同葢不可考闕之可也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逺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衣回反燼徐刃反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音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莫結反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

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羮

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禄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音例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禄曰天禄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真氏曰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禄者天禄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

平公之於亥唐特虚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禄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賔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宫也堯舍舜於副宫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曲勿反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通曰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匹夫友天子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裨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閒（去聲）而卻之直以度心（音鐸）其不義而托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徐刃反）閒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来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

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也也於今為烈烈明法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是三説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

而不為之說乎曰熟讀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覺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愈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
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
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
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
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
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
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
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

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輔氏曰世俗之所尚猶未合禮聖人猶或從之以小同於俗況於以禮來賜何為不可受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此可見孟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孰其充類盡義之說而欲一槩以繩人幾何而不流於於陵仲子之為哉

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

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

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語錄孔子仕於定公而言

桓子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衛靈之相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輔氏曰或是字誤或是所傳之誤或是當時人呼出公為孝公皆不可考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音烏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聲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禄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禄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都郎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志反之吏也

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禄薄而職易稱也語録程先生説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冦則為司冦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禄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語錄此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任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耳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許既反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

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去聲之則周䘏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悦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悦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悦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音朔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来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悦而於其末後復来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

來致饋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之無復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與四同音木)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内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名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名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人之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為並去聲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有所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音厲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

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而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輔氏曰觀答陳代章則見孟子之不見諸侯得不肯枉道從之之義觀此章及答公孫丑章則又見孟子之不見諸侯得古者不爲臣不見之禮與夫賢者有不可召之義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

惟其禮與義而已初無適莫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通曰性命同源千萬人而一理精神相契千萬世而一心此君子所以雖能友一世之善士而必欲友前世之善士也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於遼邈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

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

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踈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乃委任權力之

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或問卒章之說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況有骨肉之親者乎況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乎○輔氏曰註云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

孟子通卷十

孟子通卷十一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音舉柳桮棬屈木所

為若巵匜音移之屬語録桮棬似今棬杉合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説也語録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

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輔氏曰不言戕賊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為仁義之禍者仁義何可禍哉人自禍耳○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辯也○通曰杞柳本非桮棬而為桮棬者皆人力之使然人性本有仁義而所以為仁義者皆天命之自然告子即天命之自然者而以為人力之使然者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音瑩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然楊子則謂人性實有善惡相混於中此則謂性中實無善惡但由人所為而分善惡耳亦不全同故曰近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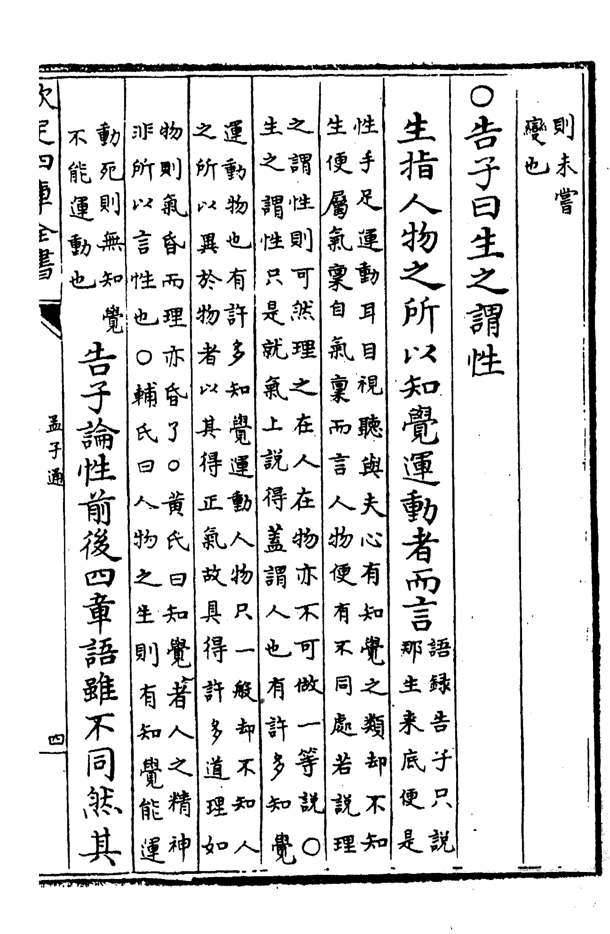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真氏曰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顙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通曰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顙可使在山可使為不善此三使字皆非定體此章是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然其以為可假於人力之使然者

則未嘗變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語錄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動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却不知生便屬氣稟自氣稟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說○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黃氏曰知覺者人之精神非所以言性也○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耳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為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語録禪家說作用是性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

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陳氏曰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箇氣而不說着理爾○輔氏有曰謂略相似者蓋釋氏又說得周遮無畔岸爾大略則相類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叉二音叙別必列反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所以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語錄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語錄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

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通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一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

(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眉幼反)戾紛紜舛(尺兗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尺允反)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語錄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

中却有與處須是仔細與看教有條理○饒氏曰人說孟子論理不論氣若以此二章觀之何嘗不論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通曰告子所謂仁内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内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内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

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

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内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炙音蔗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音魯莽母黨反而不得其正也通曰孟子所以深闢告子義外之說者本乎夫子義以方外之說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内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荅而季子又

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賔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通曰集註以為此亦上章耆炙之義者孟子公都子因告子以食色為性故皆就其所明者告之炙在外而耆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則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外而所以酌事物之宜者在乎心○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内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輔氏曰若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

桔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

蓋如此語錄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說中說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胡氏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即告子性無善不善之論○蘇氏名軾胡氏名宏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説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説蓋如此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説只説得氣稟然氣稟之不齊蓋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他本要求勝荀楊却又與荀楊無甚異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

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若字正與下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

情者性之動也語録性如水情即動處○陳氏曰在心裏面未發動是性事物觸着便發動出来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来不是別物

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文集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

其情故為惡耳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孟子論性有把做善者是專指其本於性而發者言之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語録問才與材字之别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語録孟子所謂才止是指

本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来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来便是才也○或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甞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時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為善必矣○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通曰孟子本只是道性善此則又就情與才說性之本善蓋情者性之動性本善故其情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不善才者性之能性本善故其才但能為善而不能為不善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隠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消金之名自外以至内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

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語錄惻隱羞惡是心也所以能惻隱羞惡者才也○真氏曰性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今乃善惡至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

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通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充廣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欲人體認前以辭讓為禮之端辭讓皆以發乎外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内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通曰大學首章分物與事言故訓格物曰物猶事也此直以物言故直訓之曰事也則法也彝詩作彞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

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詩傳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懿德者○蔡氏曰孟子舉此詩者蓋謂秉彜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

○程子曰性即理也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

人也語錄問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為暗如珠落在濁水中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文集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不可改易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語録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

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陰陽五行便有氣質之性至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聖學讀之使人深有感○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耳○通曰氣質之説雖起於張程而實肇於周子太極是言本然之性陰陽五行是言氣質之性

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

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語錄問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通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

待矯揉而後可為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音謝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去聲種上聲○按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夕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

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平聲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去聲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

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語録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為然者義理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語録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非處物為義一句則後來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乎内也

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

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通曰集註然猶可也此然字是實字不是虛乎人口無不悅芻豢芻豢人之所同耆也耆之斯悅之矣人心無不悅理義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理義之在人孰不以為然聖人不過先知先覺其所同然者耳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

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閒去聲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櫱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櫱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

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語録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反覆展轉也（文集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换更迭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上聲）故

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音現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語錄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問平旦之氣甚微如何會養得完全曰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旦晝所為壞了只是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

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語録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梏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他便渾了那水至夜稍静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通曰此章以山木喻人心分作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説牛山之木本来自美喻仁義之良心本来未嘗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萌櫱之生喻幾希二字言既伐之後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木既代萌櫱之生甚不多也第四節謂萌櫱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喻夜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梏之也第五節謂向也猶有萌櫱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喻良心向也猶有與人相

近者令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木與良心皆有自夜之所息而木不曰夜氣者木之萌蘖一絶於牛羊既牧之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絶於日之所為而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存者非謂夜氣之存謂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梏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

此即告子之見也材字與才字不同子朱子以為才字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從用上說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通曰集註所謂得之易者謂操之則存失之易者謂舍之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而已語錄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卻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語錄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

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汨○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上首說雖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用人力以存此心○通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為於學者極有力學者宜熟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是謂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為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學者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櫱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真氏曰入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

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灌溉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煥之日寡而寒之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着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只是所主在此致志便極其所向直到那田地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

也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政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通曰兩譬喻只一意物之易生者暴之未幾而寒之者至矣人之學奕者聽之未幾而鴻鵠至矣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

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

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當沒反啐取内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宫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

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恵也上言人皆有

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

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許氏曰飢餓切身猶

不屑受者特見利之小者耳一旦見利之大則不能辨矣人於利欲之小者猶能擇而辨之苟見利欲之

大者不惟變其理義之心又併失其羞惡之心矣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熊氏曰或曰所識窮乏者得我亦周急恤窮之義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不同不知君子行已接物惟視吾義之所當為耳一有所為而為之皆利也皆人欲之私也故曰失其本心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通曰鄉為身死而不肯受呼蹴之食是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今為妻妾宮室所識窮乏而為之是計豐約於宴安之時危迫之際本心一時呈露宴安之時微不省察便失之此所以為道心之微而人心之危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聲仁則其生之性是也黄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具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生

出了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語錄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指示仁也○真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通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義者行事之宜

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永嘉陳氏曰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路道為義體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各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則取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通曰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事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通曰兩其字即是上

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也所以令人有惕然深省處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語録

雞犬放則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了便是

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

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語錄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義在其中矣故自此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語錄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户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千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孟

子謂學問在求放心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求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不必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集註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指異學之失學者切宜字字玩味不可容易讀過也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語錄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

上達也二句必不至空守此心上有學問二字在亦不只是求放心便休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語錄孟子說舍生取義故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此章求放心是承上章失其本心說○通曰仁即是人之本心放心即是人之失其本心放而求之非他有一心以求此心也只能敬則本心便不失而仁即在是所以程朱教人拳拳於敬之一字程子曰約之使反覆入身來是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反之心曰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為空寂無用之心集註以為其言曲盡孟子之指者此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通曰自此十二章至十六章分别輕重小大貴賤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語録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

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語錄蔽是遮蔽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心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

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

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語録問物交物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下箇物字主耳目言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故曰先主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竪起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内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浚字茂明婺州人○通曰此言天地至大而人處乎天地之間此身為至小也是身之微太

倉稊杜兮反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通曰此言人之身在天地間如太倉一粒稊米豈不甚小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此心而已心之體豈不甚夫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通曰此言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之但古聖賢之心純乎義理是從其大體今人之心多役於形氣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人之心苟為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去聲抵隙為厥心病通曰此言人心生於形氣之私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聽四肢欲安逸本心微有閒隙彼則乘之而入如國家城郭微有不完處衆賊紛然來矣吁可畏哉一心之微衆欲

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通曰此言道心本乎義理之正然發乎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國勢甚弱而四面受敵不亡者罕矣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通曰前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言大人之從其大體君子存誠即是誠者天之道不待思而得者克念克敬念字即是思字是思誠者人之道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弗能奪先立乎其大者則道心為之主小者弗能奪則人心聽命朱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體未可易之也愚故從而釋之云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為吾分去聲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

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已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巳者弗思耳

貴於巳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巳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

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譽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通曰此章與上章相反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

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茍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之不已則熟熊氏曰上章言為仁不力

之害則不仁而勝者反有以藉口此章言為仁不熟之病則他道而有成者亦得以自誚○通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

後可成師舍上聲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

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饒氏曰聖人教人之法無如一部大學○通曰此章與離婁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學者不可無法

孟子通卷十一